

历经数百年浮沉，沧州木板大鼓，这支曾经几近凋零的艺术之花又重新绽放新颜。如今，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沧州木板大鼓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沧州木板大鼓

鼓韵新篇传心声

本报记者 哈薇薇



刘银河悉心传授青少年木板大鼓技艺。



46分钟小段 唱了59年

打麦场上，16岁的少年，左手持木板，右手娴熟地打着鼓，口中念念有词，时而高亢、时而悲凉、时而欢快、时而幽默，一圈围观的百姓，叫好声连绵不绝。今年76岁的沧州木板大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银杰，谈起自己第一次登台演出时的情景，眼中充满神采。

据介绍，沧州木板大鼓又称沧县木板大鼓，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曲艺，由古代的说唱音乐发展而来。可追溯到我国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后经宋、元、明三朝的逐步发展与变革，最终在清初确定了北方登曲表演的雏形。作为一种市井文化，由于创作取材贴近百姓生活，表演形式丰富多样，因此无论斗室陋巷还是街边闹市，都能觅得它的踪迹。清乾隆时期，木板大鼓技艺日臻成熟，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追捧。王银杰提到过去大鼓的荣耀时

说：“我们的老前辈、沧州人李朝臣，因为说唱大鼓非常有名，乾隆皇帝特意召他进宫说唱了一段《西厢记》。皇上听后大加赞赏，于是大鼓就更兴盛起来。”

沧州木板大鼓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不同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前，人们称它为：悲口、怯大鼓、弦子鼓、憋死牛等，其中悲口和憋死牛的称呼流传时间最久。新中国成立后，因考虑到木板大鼓演唱时是用木板和大鼓作伴奏，最终定名为沧州木板大鼓。

燕赵慷慨多悲歌。因地域性和艺人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使得它的唱腔以苍凉为主。“由于木板大鼓是以沧州运河东部的方言为基调，所以要想学到精髓，首先要学说沧州话，不然，唱出来就是四不像。”

王银杰说。

“木板大鼓极耗气力，一般长篇大书开场前，艺人都会唱‘上场来，哎……’仅这一个‘哎’字，就要一口气唱出13个音调，长达半分钟不中断，被称为‘十三哎’。”18岁时，王银杰就学会了木板大鼓中极难的小段《兰桥会》，这个长达46分钟的小段，他唱了59年，每次演出都能在第46分钟准时结束，分秒不差。

自打8岁那年第一次听木板大鼓，王银杰就被深深迷住。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后会从前辈手中接过传承沧州木板大鼓的重任，成为第五代传承人。

辈辈相传 处处传唱

距离王银杰家不远处的旧州镇后曹村，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后生，痴迷木板大鼓。父亲见他如此喜爱，就给他请来了一位叫温桂泉（艺名）的老师，从此，刘银河就和5个孩子一起学习木板大鼓。让老师很意外的是，仅一个冬天，刘银河就学会了不少曲目，小段演唱，嗓音高亢、声音清脆、板眼准确，嗓音有力、神情并茂、细腻传神。老师看出他是这个行当不可多得的人才，更加悉心传授、毫无保留。

“我的师爷艺名蒋宝升，是当时的说书先生，宣扬礼义仁忠孝，导人向善，弹唱功夫精湛，享誉津冀。他去世后，就把生前用的鼓传给了我师父；我登台演出后，这个鼓便传给了我。2021年，我把鼓捐赠给沧州博物馆。”沧州木板大鼓另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今年75岁的刘银河说。

据沧县文化馆珍藏的木板大鼓折子记载：北方的说唱共分为清、梅、胡、赵4个门派，沧州木板大鼓当属清派。而这4个门派又分为5魁，每魁下又有4个分支，共计20魁。现存的折子上只记载了两魁，每魁有10个字作为支派辈分，如今沧州木板大鼓艺人中成绩斐然的当

属“银”字辈。刘银河说，这10个字是过去老艺人们按照一定规矩定好了的，不能随意变动，更不能错排顺序，现在已传到了“发”字辈。

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等诸多曲艺的形成与发展，都受到沧州木板大鼓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曲艺门类的艺人若能看清自己的门派辈分，则最终能视为一家。刘银河回忆说：“1958年，两位曲艺大师侯宝林和马增芬在沧县体验生活时，曾经和‘贵’字辈的木板大鼓艺人唐贵峰交流，唐贵峰尊侯宝林为师叔，而马增芬由于是‘增’字辈，则要称呼唐贵峰为师爷。”

刘银河介绍说，木板大鼓最早发源于沧州运河东部地区，起初仅限于沧县各村镇，随着经济繁荣，一部分艺人声名鹊起，说书市场也日益火爆。东北至黑龙江，南至长江、淮河流域，木板大鼓的演唱随处可见。沧州木板大鼓这朵奇葩在中国曲艺舞台上肆意绽放。

列入“非遗” 获中国曲协赞扬

让王银杰和刘银河没有想到的是，曾经热闹一时、风光无限的沧州木板大鼓也会有一天被推到“悬崖”边。20世纪80年代，诸多传统曲艺受到电视、电影等的冲击，木板大鼓也渐渐门庭冷落。无奈中，王银杰将演唱曲目录成磁带，在市场上销售，尽管收入惨淡，但木板大鼓一线相传。

而刘银河一直坚持到1989年曲艺队解散。回家后的他不甘心木板大鼓就这样冷落下去，于是，携着木板、三弦、醒木、大鼓，走村串巷、就地摆摊。遇到喜欢木板大鼓的孩子，就千方百计做家长工作，纳为门徒。

2006年，对于沧州木板大鼓来说十分重要。经相关部门不懈努力，沧州木板大鼓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得到消息，王银杰和刘银河激动得泪流满面。

在沧县文化馆，几名小学员正在王银杰和刘银河的指导下，有板有眼地学唱。“2006年，沧县成立了木板大鼓领导小组，并在文化馆设立传习所。每年寒暑假对全县境内爱好木板大鼓的青少年集中培训，老艺人言传身教，精心指导。同时，还开设了‘古韵书场’，开展了送文艺下乡等活动。在十多年

的持续发力下，木板大鼓焕发出新时代迷人的风采。”沧县文化馆馆长孙健说。

“省、市级木板大鼓传承人也有好几位，唱得都挺好。”看到沧州木板大鼓后继有人，王银杰十分欣慰。

将数十年心力都投入到非遗保护工作的市曲协主席王建国不无感慨地说：“从1994年开始，沧县文化部门就开始抢救保护木板大鼓，比国家的‘非遗’保护提前了十几年，得到省文联以及中国曲协的关注和重视。当时的曲协主席姜昆，给予沧州的传承保护工作高度评价。”

传承创新 提振信心

沧州木板大鼓穿越数百年，生生不息，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当代的传承，更体现了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当下，老调如何新弹？怎样才能吸引当代青年？怎样创作出与时代合拍的新作品？这是文化工作者和老少艺人们思考的课题。

“五千年华夏到今朝，中华文脉传承发展在提高……文化和旅游部成立得好，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轻瞧……”2019年，沧州铁狮子景区的木板大鼓小剧场内，新曲《旅发托起幸福梦》，吸引了众多游人。“我们用1个月时间，实地考察，文稿几经修改，最终才呈现出满意效果。”孙健说。

像这样的老调新唱，近几年，沧县文化部门与非遗传承人一起创作了近20首。如歌颂党恩的《七月赞歌》，庆祝大运河通航的《运河赞》等。在创作中，既保持了老味道，又融合了新内容，传播了正能量。

人们认识到，传承与创新虽是两个环节，却又密不可分。传承应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具有根植传统的本色和生命力，木板大鼓才能传承久远，才能进一步坚定家乡文化自信。认清沧州曲艺在全国的位置，准确定位、扬长避短、勇于创新，木板大鼓才能在时代行进中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每个时代都有潮流，每个时代都有特性，不管风吹雨打，木板大鼓的根不动摇。只有用心继承传统的、民族的、区域特色的曲艺，创作出时代新篇章，木板大鼓才会获得持久生命力。”王建国说。

期待「非遗」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伟

3月17日，在2023年沧州市文化馆馆长、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培训班上，省群艺馆馆长解欣提到，要准确把握形势，抢抓文化发展的良好机遇。非遗传承作为我市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非遗传承的各项工作至为重要。

沧州历史悠久，经过岁月的磨砺，逐渐形成了包括渤海文化、运河文化、武术文化、杂技文化、诗经文化在内的特色文化体系。在这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世代勤劳质朴的沧州人，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表演形式、实践活动等传统实践形式沿袭下来，创造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海之城，文武沧州”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识。

据了解，目前我市辖区内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9项，省级非遗项目124项，市级非遗项目435项，县级非遗项目788项；共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5名，省级非遗传承人154名，市级非遗传承人432名，县级非遗传承人889名。其中，泊头六合武馆、孟村八极拳国际培训中心、青县哈哈脸传习所、沧州木板大鼓传习所、沧州劈挂拳武馆、沧县狮舞传习所、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黄骅高家口武馆被命名为“河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基地”；沧州郭氏镂空木雕艺术有限公司、河北三井工贸有限公司、沧州同聚祥酿酒有限公司被命名为“河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这些具有独特魅力的非遗文化，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依然绽放着绚丽的光彩。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保护性传承，而不让这些非遗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让非遗艺术真正生长在百姓心里，那么，非遗传承就会失去自己应有的生命力。

非遗传承的是什么？笔者认为，非遗传承的不仅仅是各种具有地域民俗风情的技艺或者工艺，更是传承一种精神和价值。因此，我们的非遗传承不单单是记忆、工艺等，更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文明成果与文化自信，而且是有生命力、鲜活生动的文化。

传承非遗重在盘活。不可否认，在非遗传承过程中有很多矛盾、很多瓶颈，比如有的可以传承下去，有的传承不下去，这就需要保护、挖掘、整理。利用现代技术，录音录像，保存它的符号，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先祖曾经有过什么，这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另外，传承下去的东西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改革。没有创新没有改革，很快就会被边缘化，边缘化的后果就是消亡。比如木板大鼓，经历了几百年历史，是非常好的艺术，是否可以在原汁原味继承下来的同时，形式上尝试一些新选择？

再有，传承非遗也需要加大对外传播力度。这些年来，我市非遗在第七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第四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2019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国家级、省级大型展会上接连亮相，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

2019年，我市在吴桥杂技大世界举办“全国杂技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展演”活动，来自北京、天津、黑龙江等8个省（市）、20余个杂技类非遗项目参加展演。2020年9月，我市在大运河公园成功举办“流动的文化”——大运河非遗大展暨第六届京津冀非遗联展，吸引线下观众6.5万余人次和线上1200余万次点击。2022年举办沧州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暨沧州市非遗购物节，开展了非遗线上售卖、非遗工坊云探店、非遗体验馆探店、非遗线上挑战赛和运河非遗项目展览等活动；编印了《非遗沧州》《文脉沧州》《中国大运河（沧州段）非遗摄影集萃》等图文资料。

总之，要想让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必须全社会一起努力，让传承人与观众的心连在一起，息息相通，这样非遗传承才能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两万多只候鸟聚集海兴湿地

护鸟志愿者发现白鹤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随着气候回暖、环境改善，海兴湿地迎来大批迁徙候鸟，其中东方白鹤、白枕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明显增多。护鸟志愿者经过多次连续观测，还发现了多年来未过湿地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

连日来，海兴湿地群鸟聚集，或低空飞翔，或嬉戏水波，生机勃勃，蔚为壮观。沧州护鸟志愿者冯德森对此进行每周数次的观测后发现，今年迁徙过境的候鸟，至本周已达到至少57种、2.3万只以上。其中，东方白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数量明显增加，仅白枕鹤就有219只之多。在连续观察中，冯德森从飞翔的白枕鹤群中，发现了极为少见的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冯德森护鸟已有25年，一直在沧州东部湿地致力于鸟类观测和救助活动。他说：“白鹤数量极少，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球数量不过4000只左右，而今年的数量有所增加，约在5000多只。在海兴湿地发现白鹤，是4年来的第一次。”冯德森说：“候鸟数量、种类在沧州东部增加，说明此地的环境有了很大进步。但也说明，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其他地区，适宜候鸟停驻的环境尚需改善。另外，可能会出现因食物数量不足，候鸟停驻时间短的现象。”

海兴县文化学者孟建华说，近年来，当地通过采取生态补水、增殖放流等措施，大力改善生态环

境，海兴湿地，成了鸟的天堂。候鸟之外，海兴小山一代，因自然环境较好，还出现大量的留鸟。海兴湿地、南大港湿地，是沧州东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栖息地。冯德森曾在南大港湿地发现灰雁。“以往，由于过度狩猎和环境恶化，灰雁种群数量下降很大。1990年，世界水禽研究局在中国仅统计到4906只，1992年10月中旬至10月末，在吉林省西部草原见到3000多只。而在沧州东部发现灰雁，也从侧面证实，随着环境治理工作加大，这一种群数量已有所恢复。下一步，沧州东部在鸟类公益保护和鸟类食物的生物链匹配上，应建起有效机制，以应对候鸟增多的现象。”

